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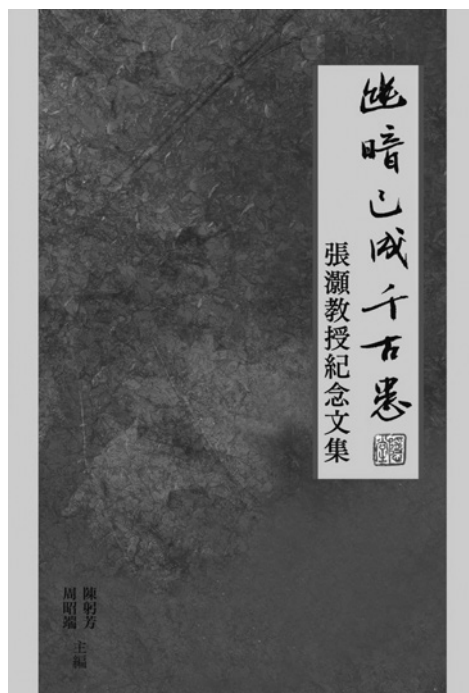
幽暗已成千古患： 懷念張灝教授

● 陳躬芳、周昭端

一 「幽暗已成千古患」題名之緣起

《張灝教授紀念文集》以「幽暗已成千古患」為題，乃取自余英時先生於2016年賀張灝教授八十大壽所贈送的詩文：「談笑居然八十翁，康橋回首記初逢。環滌故里吟歐九，浮海新民話任公。幽暗已成千古患，圓融欣見一家同。與君共入逍遙境，莫教塵緣更惱儂。」年屆八十六歲的余先生寫下了這首詩同賀張灝教授（八十歲）和師母廖融融女士（七十五歲）的壽辰，回顧了與張灝教授多年的相知歲月，驚覺時光飛逝，自康橋初識，談笑間已成白頭翁了；想起兩人在1959年初相逢於哈佛康橋的情形，依然記憶猶新。

余先生的贈詩從張灝教授年輕時立下「環滌皆山也」的豪情壯語說起，點出張灝教授對梁任公（梁啟超）《新民說》的研究，終成就其「幽暗已成千古患」的學術思想，奠定了他一生非凡的學術貢獻與堅持。他們兩人對於「夢想中的中國」同樣有着那份美好的期許。猶記得兩位先生的前塵往事，在1990年，兩人同為香港中文大學



《張灝教授紀念文集》以「幽暗已成千古患」為題（圖片由陳躬芳、周昭端提供）

* 本文乃根據即將出版的《幽暗已成千古患：張灝教授紀念文集》（香港：初文出版社，2023）一書中的〈出版緣起〉及〈後記〉兩部分改寫而成。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的創刊編委，張灝教授在〈盼中國民主生根，走出歷史循環〉（1990年10月號）一文中提到梁啟超的「志未酬」，余先生則撰文〈待從頭，收拾舊山河〉（1990年12月號），似有互相呼應之意。也許在1998年，張灝教授帶着梁啟超的「志未酬」歸航到香港科技大學；也許當年余先生就是承載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歷史任務而來。他們都有一個自由的「中國夢」，余先生所探尋的是保存傳統文化價值、而又面向現代世界的自由中國。那張灝教授的「中國夢」又是甚麼呢？在各人的憶懷之中，他都自謙是「一位低調的自由主義者」。想來張灝教授所追求的是能夠防範人性墮落和制度崩壞的自由中國。兩位先生在文化傳統的反覆辯證中，辨識到必須不斷地進出傳統，才能真正了解傳統。他們的雷霆之音，至今久久轟鳴縈繞，不絕於耳。

因此之故，本文集採用余先生的詩文「幽暗已成千古患」為刊名，至少有兩層意義：一為紀念兩位先生以至那一代學人在闡釋中國歷史文化的不凡成就，特別是張灝教授的「幽暗意識」，成為了我們審視傳統、走向現代的重要尺度，就算是不同意他的觀點，也迴避不了去回應他所提出的觀念；二是由之繼續向下一代傳遞張灝教授一生治學的錚錚風骨。那一代的學人雖歷經近世的顛沛流離，仍保留着「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的氣魄，張灝教授作為「二十世紀之子」總不忘提醒「別忘記反思二十世紀」，終此一生，身在哪裏，都心繫家國和民族。

二 張灝教授學術回顧

回顧張灝教授一生的軌迹，他於1936年出生在廈門，祖籍安徽滁縣。歷經中國近代的動盪，抗戰爆發後隨家人從廈門逃到重慶大後方，戰後到南京居住，1949年舉家離開南京，經上海到達台北。後升讀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為殷海光教授高徒，師生兩人關係密切、心靈契合，後世定位殷海光教授是「後五四人物」（a post May-fourthian），就是出自殷海光教授寫給張灝教授的信函，後者當時也自稱「五四狂生」。1959年張灝教授負笈哈佛大學歷史系，師承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楊聯陞諸老，取得中國歷史博士學位（1966）。三十餘年間，曾先後任教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1992年，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第十九屆院士。1998年，獲聘科大人文學部教授，移居香港七年，直到2005年頒以名譽教授榮休，並舉行「榮退學術講座」，許多學人仍記憶猶新。其後回到鄰近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維珍尼亞州雷斯頓（Reston）和女兒孫子們住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2022年2月，在家人的陪同下，張灝教授將畢生藏書五千餘冊、手稿筆記十餘箱，透過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捐贈給台灣國家圖書館，並舉行了線上捐贈儀式。同年4月21日，在加利福尼亞州奧爾巴尼（Albany）安詳離世，享年八十六歲。



張灝教授自謙是一位低調的自由主義者（圖片由陳躬芳、周昭端提供）

張灝教授一生專治中國近代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曾先後獲得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研究獎金（1975-1976）、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研究獎金（1972；1979-1980）、俄亥俄州立大學威恩講座教授（Wi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1979-1985）、王安東亞學術研究獎金（1985-1986）等殊榮；並邀任於多個享譽國際的學術講座主講，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文史講座（1995）、東海大學中西文化比較講座（2000）、中大余英時講座（2010）等。其主要著作包括《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危機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尋求秩序與意義（1890-1911）》（*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時代的探索》、《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等。張灝教授學術成就享譽國際，最主要的貢獻是提出「幽暗意識」之觀念，深察於1895至1927年之轉型時代，提醒世人必須提防人性的過度樂觀，避免因人性的陰暗面泛濫成災而釀成歷史上諸多的悲劇。他留給思想界無窮無盡的反思，至今仍影響着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三 兩岸各地舉辦的追思活動

自2022年4月下旬接獲張灝教授在美國去世的訊息，一時間感悟歲月流逝的無情，我們那一代仰慕的學者先後溘然而逝，不禁悲從中來，惋惜不

已！張灝教授的海內外故交、學生和晚輩們為對一代學人表達緬懷之意，先後在不同的地區（包括美國、中國、香港、台灣等地）舉行不同形式的追思會。首先，張灝教授的入門弟子任鋒教授在接獲消息後，於4月27日早上9點（即「頭七」之日）組織了一場線上內部追思會。與會者大多是張灝教授生前授教的中、台學生，現已是歷史學界頗有建樹的學者，每個人皆談到了自己心中的張灝教授及其學術思想要義，會上宣讀悼文十幾篇，後亦將線上追思會的發言稿陸續發表於微信平台。

其後，張灝教授的家人又於6月27日上午11時正，在加州半島一個漂亮而具有歷史的花園綠洲門洛公園（Menlo Park）裏面的藝廊Allied Arts Guild舉行紀念活動，並分別以線上直播和錄像短片上傳到YouTube，同時在追思留言網頁Kudoboard永久紀念張灝教授。追思會中，家人、故交、同事先後帶着隱忍的哀傷分享了張灝教授在世時生活上的點滴，其中包括溫情洋溢的生活趣事，那個唱着生動而風趣的《丹尼男孩》（*Danny Boy*）形象躍入眼簾，讓人一時悲喜交集！

7月30日在科大校園清水灣畔，我們連同約三十位現場及線上的舊生，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追思會。此次活動由學部老師陳榮開教授帶領全場師生合唱三次李叔同的《送別》，向剛故去的張灝教授——一代歷史思想家表達緬懷之情。委婉而幽幽的歌聲掀起了高潮，同時一種感歎知交「一半零落如塵土、一半離散在天涯」的悲傷瀰漫着校園，和應着歷史回音壁上「念念不忘，必有迴響」的初心。當我們將此活動的照片及所唱的歌曲轉告張灝教授女兒張又婷女士時，她感動不已。同時也告知她父親在世時，經常吟唱此歌，她現在也教授她六歲孩子唱這首歌。我們都知道張灝教授的故土鄉愁，以至他想像理想中國的未來，終其一生從未間斷。

四 出版追思及紀念文集的經過

如今張灝教授故去，時代還在轉型或是逆轉當中，讓年輕一代重讀其著作具有深刻的現實反思意義。在此推動下，任鋒師兄首先幫助將追思會有關發言稿整理成文，而我們「臨時上陣」，擔此大任，聯絡組稿事宜。幸蒙《華人文化研究》期刊主編陳煒舜教授及《週末飲茶》主編黎漢傑先生（科大人文學部學弟）之支持，先於《華人文化研究》第10卷第1期（2022年6月）題以「洞燭幽暗：張灝教授追思專輯」欄目刊出第一輯的紀念文章，系統性展示張灝教授的學術思想要義以及其門生、學人如何得到啟發，並交代了中、港、台地區如何推廣及翻譯張灝教授的著作。其後《週末飲茶》第三冊（2023年1月）以「大轉型的光與影之子：張灝教授追思專輯」為題，刊登第二輯的紀念文章，展示了二十一世紀年輕學子如何解讀及反思這位低調而真誠的「二十世紀之子」的

學術著作，讓讀者從追憶這位中國思想史大師的生活軼事、學思歷程、師生間的情誼，體會傳統文人的道德情操。

然而張灝教授知交、師友滿天下，很多悼念文章都未有出版。我們在科大的追思活動中擬定了《張灝教授紀念文集》的出版計劃，希望更完整收錄中、港、台、美各地學者的追思文章，以紀念張灝教授的學術成就和表達緬懷之情，並希望啟迪華文世界的年青一代學人。又敬邀科大人文學部張灝教授的同僚及故交撰寫回憶文字，竟一呼百應，反應踴躍。再加上兩次追思專輯的文章，總合為本紀念文集，以紀念張灝教授之人生及學術成就。本文集分為三大部分：「追憶似水年華」、「轉型時代的哲思」、「二十世紀之子：張灝教授文章選集」；最後附錄部分包括了〈訃告〉英文版，麥哲維 (Steven B. Miles) 教授的追悼電郵，黃敏浩教授、陳建華教授在不同時期與張灝教授所做的訪談錄，由丘為君大師兄累積多年所編的〈張灝先生生平與著作年表〉及陳榮開教授費時整理的〈張灝教授著作目錄〉，一併包括在內，以方便日後學人參考。

文集自2022年7月籌備至今，困難重重，出版限制出乎意料，惟幸我們都能迎刃而解。事實上，在整理張灝教授的稿件、文章、錄音、照片等有關資料過程中，我們重新認識了他——猶如重新回到1998年的科大人文學部，遇見了談笑風生的教授們，這裏交集了最多從美國、歐洲歸來的著名學者，一時形成自由、和諧的學術風氣。這也是張灝教授壯志激揚、英姿煥發的最美好年代，在清水灣畔沿着小路，沉思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幽暗意識與現代民主另一個發展階段，喚起那段「似水年華」的記憶，感歎青絲白髮須臾間，世事幾許滄桑浮沉。這本文集如紅線般把我們已經畢業多年的科大師生重新連繫起來，也是這次編輯工作意想之外的收穫。

文稿整理漸進尾聲階段 (原定2022年10月31日截稿)，在訪問李歐梵教授時，他一再強調要通知林毓生教授有關紀念文集事宜，至少要讓他知道，要不然他會遺憾終生的。隨後我們立即通過鄭培凱教授聯絡身處療養院的林毓生教授，讓他知悉此事。遂不料林毓生教授鄭重叮囑我們一定要等他的稿件，同時告知我們他最近身體不好，要慢慢組織文稿。11月19日晚上在預定交稿前收到林夫人 (宋祖錦女士) 託鄭培凱教授交來的紀念文稿，正深感慶幸，卻看到郵件末註明了林毓生教授於完稿後被送往醫院深切治療部的消息，三日後更傳來故去的噩耗，一時心中悲痛難安！稿件如期而至，其中重情重義，直教人感動不已！

進入2023年，文稿已屆完成並等候排版編印時，接到科大人文學部通知關於前任院長丁邦新教授於1月30日與世長辭的消息。為趕及本文集能夠於張灝教授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如期付印，我們決定先在香港出版文集，以慰張灝教授、余先生、林毓生教授、丁邦新教授諸位在天之靈，以寬撰文長輩、學者們之心。

五 念斯人於阡陌潮聲之間

張灝教授之為學，由細微處而窺其廣博，由時代之轉型而觀歷史長河裏之憂懼，以至於天人之變。2004年出版的《時代的探索》前言中，張灝教授引現代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話：「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此可謂其一生學術關懷之歸結。張灝教授為《二十一世紀》的創刊編委之一，期間發表了多篇文稿，諸如〈盼中國民主生根，走出歷史循環〉、〈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不要忘掉二十世紀！〉、〈世紀末的危機意識〉等。由之我們可以一探張灝教授之學思歷程，想像他在踏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如何深沉地回顧和不忘二十世紀的教訓，不言而喻，這恰是其追尋現代史的意義。

如今一代哲人黯然而逝，他沒有湮沒在荒蕪之間，歷史留下了其思想和洞見，輻射於華文世界的兩岸各地。曾經動盪飄泊的人生昭示着生命的聚散離合，求學探問的深思激勵着追尋真理而熾熱的心，深邃地燭照着那人性中的失序與幽暗，在這興亡盛衰憑誰定的時空裏，揚起了他那時而沉鬱哀傷如若艾青的詩——「雪落在中國土地上」的悠遠歎息，既以溫暖的心靈反照這寒冷幽暗的天地，也以震顫的人心去呼喚學人不要忘記反思「那寒冷在封鎖着中國」的苦難。張灝教授從思想與時代考察，並接續上中國大傳統的思想內涵，從二十世紀穿行而來，見證了近代史中動盪的時局，洞察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要，比較西方文化思想的元素，是文明的傳燈者；其著作、文章包括幽暗意識、超越意識以及對轉型時代深邃地探討多歧性文化的複雜構成，敏銳地警惕到人性中的幽暗意識，成為後輩學人繼續探索時代的「引路人」。細觀其人及其書，我們仍然可以感受此「燈」與此「人」那微微的熱量。

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這是一個未完成的啟蒙。願以本文集向張灝教授致以最深的緬懷之情、向那些繼續關懷中國命運何去何從的學人致意！最後，我們藉着李叔同的《送別》向張灝教授、廖融融女士、林毓生教授、余英時先生及丁邦新教授等學人前輩致以最深懷念：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情千縷，酒一杯，聲聲離笛催
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
草碧色，水綠波，南浦傷如何
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陳躬芳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碩士，香港史、民國史研究者。

周昭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哲學博士，明愛專上學院通識教育及語文學系系主任。